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批准号：09@ZH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09JZD0005）

总主编 詹石窗

百年道学

精华集成

道学旁通

卷四

第十辑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总主编 詹石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批准号：09@ZH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09JZD0005）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重大项目
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重大项目
厦门大学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中国福清石竹山道院文化建设重大项目

百年道学
精华集成

第十辑

道学旁通 卷四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第十辑，道学旁通：共4卷 /
詹石窗总主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

ISBN 978 - 7 - 5439 - 7231 - 5

I. ①百… II. ①詹… III. ①道教—文集 IV.
①B95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0741 号

选题策划：张 树
责任编辑：张 树 王 琨 杨凯茹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第十辑《道学旁通》

詹石窗 总主编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张 130 字数 2600000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39 - 7231 - 5

定价：3180.00 元(全 4 册)

<http://www.sstlp.com>

百年哲学精英集成

第十辑

道学旁通

卷四

分辑主编◎周治

编校◎邢飞

聂佳 寇凤凯

《道学旁通》卷四·道学与民族民俗 目 录

道学与民族

古代少数民族与道教	张泽洪 (3)
道教与少数民族	李勇刚 (7)
道教和中国古代民族关系	徐亦亭 (13)
道教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张桥贵 (19)
道教传播与少数民族贵族对汉文化的认同	张桥贵 (26)
道教传播与少数民族盘古神话	张文安 (34)
道教民族思想及其实践论析	陈金凤 (41)
《太平经》的“夷狄”论	张桥贵 (50)
从民族关系角度看道教与北魏的政治结合	张德寿 (54)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与道教	
——以南蛮、氐羌族群为中心	张泽洪 (60)
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	姚从吾 (67)
试论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的关系	钱安靖 (83)
张陵五斗米道与西南民族	王家祐 (95)
道教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杨健吾 (103)
洪雅瓦屋山道教与蜀中少数民族	张泽洪 (111)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神仙信仰	张泽洪 (118)
文化传播视野下的信仰与仪式	
——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为例	张泽洪 (127)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中的道教法术探析	张泽洪 (137)
道教与云南少数民族	任宗权 (145)
《庄子》与南方民族文化	刘亚虎 (149)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初探	张泽洪 (156)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梅山教	张泽洪 (164)
瑶族的宗教：道教	[法] 雅克 · 勒穆瓦纳著 覃光广 冯 利译 (172)

瑶族的历史和道教	[法] 雅克·勒穆伊纳原著 李增贵编译	(179)
茶山瑶的道教信仰	刘保元	(187)
瑶族度戒与道教的关系	赵廷光	(189)
论瑶传道教	胡起望	(198)
瑶族地区宗教风俗的道教化影响初探	蒋永庆	(207)
道教传入瑶族地区时代新考	张泽洪	(214)
试论云南瑶族鬼魂崇拜的道教化	徐祖祥	(220)
道家和道教与彝族虎宇宙观(上)	刘尧汉	(225)
道家和道教与彝族虎宇宙观(下)	刘尧汉	(249)
道家和道教之“太一”源于彝族虎宇宙观吗 ——和刘尧汉先生商讨	易谋远	(269)
彝族原始宗教与道教的比较研究	杨甫旺 李世康	(277)
彝族的祖先崇拜和道教文化	王丽珠	(286)
试论西王母与道教、彝族的关系	蔡华	(290)
壮族民间师公教：巫傩道释儒的交融与整合	杨树喆	(296)
道教与壮族麽教关系浅析	时国轻	(304)
壮族宗教民俗中的道教长生成仙信仰	徐祖祥	(309)
试论道教对土家族的影响	柏贵喜	(317)
论“土家道教化”与“道教土家化”的文化流变及其意义	邓红蕾	(322)
神学的俗化与文化的神化 ——再论“土家道教化”与“道教土家化”的文化流变及其意义	邓红蕾	(330)
庄子与苗族文化摭谈	李炳泽	(339)
儒、道、佛在苗族中的传播和影响	石朝江	(342)
佛、道教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	杨福泉	(350)
武当道教的形成与楚人的民族文化意识	郭顺玉	(359)
畲族民俗信仰的道教色彩	李健民	(364)
羌族民间道教信仰浅析	邓宏烈	(369)
賓族与道教及大成国的关系探析	曾维加	(377)

道学与民俗

老子思想与中国民俗风情	曹晋	(387)
中国风俗与传统文化 ——风俗与儒、释、道的关系	严昌洪	(390)
儒释道与中国民俗关系述要	刘仲宇	(398)
论道教与民俗文化的关系	邹毅	(407)

道教与民俗浅议

- 以斋醮、礼俗为例 丁培仁 (412)
道教文化与中国民间习俗 卢世菊 (420)
论道教与民俗的互相影响与互相渗透 邹毅 (424)

平安清醮与傩仪

- 谈道教与民俗文化之关系 汪桂平 (430)
论道教与台湾风俗 叶有成 (441)
道教与中国岁时风俗二题 刘仲宇 (443)
道教与成都民俗 王纯五 (447)
道教对江西唐宋以来葬俗的影响 彭明瀚 (450)
瑶族挂灯与道教北斗七星信仰 徐祖祥 (454)
春节与道教信仰 周高德 (462)
从大埔民俗看道教在客家地区的影响 钟向阳 (465)
道教与赣南客家人的丧葬礼仪

- 以于都县为例的研究 罗勇 刘东荣 (468)
道教对苏州民俗的影响 尤士洁 (479)

试析青海东部河湟地区民俗与道教

- 以民和、乐都两县民俗与道教为例 马婧杰 (484)
道教玄帝信仰与传统节日民俗 张全晓 (492)

百年道学精英集成

第十辑

道学旁通

卷四

道学与民族民俗



道学与民族

古代少数民族与道教^{*}

张泽洪^{**}

《道藏·正一法文太上外箓仪》载：

四夷云：某东西南北四方荒外，或某州郡县山川界内夷狄羌戎姓名，今居某处，改姓某，易名某，年岁月日时生。叩搏奉辞：先因丑恶，生出边荒，不识礼法，不知义方，亹移之中，善根未绝。某年月日时为（某事）随某事得来中国，闻见道科，弥增喜跃。舍炁愿活，凭来中生，依法齋信，奉辞以闻。伏愿明师特垂矜副，谨辞。

这段道经“四夷云”以下是申请入道之“四夷”的“身份简介”，“叩搏奉辞”以下则是“四夷”申请入道者的“誓词”。关于这段科仪的内容，我们这里不具体讨论。魏晋南北朝道经中的这段科仪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早期道教并不单纯是汉民族的宗教，其教民中也包括少数民族。有关少数民族入道的道经还不止于此，《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天师教》说：“观视百姓夷胡秦，不见人种（种民）但尸民。”同经之《大道家令戒》亦云：“胡人叩头数万，贞镜照天，髡头剔须，愿信真人。于是真道兴焉。非但为胡不为秦，秦人不得真道。”文中“夷”“胡”皆指少数民族，“秦”则指汉人。《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里亦主张对“夷狄”“蛮戎”，也要使之“心修正道，渐入仙宗”。上述魏晋南北朝道经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早期道教在南方“蛮族”中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板楯蛮与道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住在南方广袤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都泛称“南蛮”。活动于长江流域的板楯蛮、盘瓠蛮、廪君蛮是人数众多、分布广泛的三大支蛮族。道教的初创和传播，与这三支蛮族极有关系。长江上游巴地五郡（巴、巴西、巴东、宕渠、涪陵）的板楯蛮，因赋税缴纳竇钱四十，又称“竇人”，因居住巴地，又可称“巴人”。东汉顺帝时，张陵入蜀传教，后居巴地阆中云台山，在板楯蛮中传道，经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的经营，数十万板楯蛮皈依了

* 本文原载《中国道教》1990年第1期，第36—39页、第33页。

** 张泽洪（1955—），男，四川三台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主要从事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中国道教研究。

道教，巴地成为五斗米道基地^①。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张鲁依靠巴地賨人的力量夺取汉中，“雄据巴、汉垂三十年”^②，建立了道教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平定汉中，将賨人迁徙到邺、洛阳、关中、略阳等地区，五斗米道随之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流播。《北史》卷六十六《泉岱传》说：“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说明迁居上洛地区的賨人，仍保持五斗米道的信仰。上洛地区的賨人，是在东魏、西魏对上洛地区的争夺中而见诸于史籍记载的。《隋书·地理志》也明确记载上洛賨人是从巴地迁居上洛，“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另一可资说明的例证是：西晋元康中，西迁略阳的賨人大姓李氏率秦雍流民入蜀，得到賨人大姓、道教首领范长生的支持，建立了成汉政权。唐长孺先生说：范长生与李氏“种族上、宗教上的特殊关系……构成了以后联合统治的条件”^③。宗教是促使范、李携手合作的重要因素，那么，西迁略阳的賨人当亦保持了五斗米道信仰。

二、长江中游蛮区道教的传播

长江中游的盘瓠蛮和廪君蛮，分布在荆、湘、雍、郢、司、豫、南豫、江等八州，遍布江、淮、湘、沔流域，人数有数百万。早期道教的传播路线，应是从长江上游的巴地逐渐向中下游传播，具体传播情况虽不可考，但道教在长江中游蛮区的活动，却有踪迹可寻。《抱朴子·内篇·金丹卷第四》载：

昔左元放于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经》。会汉末乱，不遑合作，而避地来渡江东，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

天柱山是庐江灊山三大主峰之一。《列仙传》亦载此事说：“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明五经，通星气，见汉祚衰微，乃学道精思于天柱山，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经》，是《太清中经》法也，师李仲甫，又葛玄师于慈。”^④关于李仲甫其人，我们一无所知。左慈所受《九丹金液经》属《太清中经》，似属张陵一派的经典。自左慈灊山修道后，此地道教活动并未停止。据《真诰》载：“庐江灊山中有学道者郑景世、张重华，并以晋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诀，以入山行守五藏含日法，兼服胡麻，又服玄丹。”^⑤《真诰》记载的修道之士还有张玄宾、灊山真伯赵祖阳，《仙传拾遗》记载的灊山道士有张定。《晋书》卷五十八《周札传》载：

时有道士李脱者，妖术惑众。弟子李弘养徒灊山，云应谶当王。

此事约在东晋永昌元年（322）王敦举兵之后。灊山有托名李弘者“养徒”，并称“应谶当王”，可知灊山道教颇有势力。

在荆州武陵蛮区亦有道教传播的踪迹。武陵郡的大浮山有“青玉坛”，独浮山“浮邱子”修道于此。《名胜志》：“山跨石门、武陵、桃源三县，有丹灶、白鹿池、十八洞。”^⑥《太平广

① 张泽洪：《五斗米道命名的由来》，《宗教学研究》1988年第4期。

②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③ 《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④ 《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三。

⑤ 《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九。

⑥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一十八。

记》卷三百八十九引《武陵十仙传》称：“李正，字弘卿，学道，见东王父，教之，十七年后，正身死，家人埋之于武陵。”这个李正，当然是武陵十仙之一。《宋书》卷九十三《隐逸传》称武陵人龚祈为“仙人”。葛洪《神仙传》说武陵人黄敬“专行服气断谷，为吞吐之事，胎息内视，召六甲玉女，吞阴阳符，又思赤星在洞房前转，大如火周身”。武陵是盘瓠蛮起源地，是蛮族聚居区域，上述记载说明道教魏晋时即传入武陵地区。

活动在湘州地区的蛮人，东汉时称为“长沙蛮”，魏晋以后称为“湘州蛮”，亦属盘瓠系蛮人。其活动范围在今湖南洞庭湖和资江、湘江中下游地区。吴猛、许逊、梅子真等豫章道士曾赴湘州蛮区传教，《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一十三载：岳州平江县道岩山“有老子祠，上有仙坛、丹灶……有许旌阳试剑石”，连云山“有吴真人炼丹坛”。梅仙山，“（梅）子真旧隐也”。湘州蛮区有与武陵山脉大致平行的雪峰山脉纵贯其间，因梅姓蛮人居住其地，又称梅山，唐宋时多称此地蛮人为梅山蛮。梅山蛮信仰之梅山教，即道教。一般认为道教传入梅山蛮是南宋朝时，其实吴猛、许逊、梅子真晋时即入湘州蛮区传教，道教在梅山蛮中传播当在两晋时期。如果此推论能够成立的话，瑶族道教的传入就不是在南宋。梅山在瑶族道教中有重要地位，瑶人自认为其宗教的全部教义来源于梅山。在瑶族道教仪式中，梅山是死者灵魂四处飘游的最后归宿。南宋以后，梅山蛮向南迁徙，成为今瑶人之一部分。瑶人崇拜盘瓠，似其先祖与盘瓠蛮有关，事实上，瑶人的先民并非仅梅山蛮一股，武陵蛮人亦有南迁者。综上所述，无论梅山地区，还是武陵地区，魏晋时就有道教传播和活动。南宋偏据江南一隅，加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南宋章惇开梅山，梅山道教始为统治者所注意，但这并不说明梅山道教传播也始于南宋。

武当山位于沔水流域，这里“强蛮带沔”^①，史书称之为“雍州蛮”。地处雍州蛮区的武当山，魏晋时期亦有道教活动。《水经注·沔水》说武当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真诰·稽神枢》载历阳人谢允“晋太康中表辞官入道，诏许之，西上武当……结茅于石室，不数年得冲寂之妙”。据《真诰》载：谢允之师即武当山道士戴孟，武当山的修道之士还有郭子华、张季连、赵叔达、山世远等人。《武当福地总真集》载刘宋明帝时的刘虬：“宋泰始中，为晋王记室，辞官辟谷入武当山仙去。”

在西阳五水蛮区，亦有道教传播。《宋书》卷七十七《沈庆之传》载：“亡命司马黑石、庐江叛吏夏侯方进在西阳五水，诳动群蛮，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而《宋书》卷七十七《王玄谟传》载此事说：“淮上亡命司马黑石推立夏侯方进为主，改姓李名弘以惑众，玄谟讨斩之。”“惑众”，当然指夏侯方进化名李弘以“诳动群蛮”。司马、夏侯二人以李弘的名义号召蛮人反乱，证明西阳五水蛮信奉道教。西阳五水蛮酋田氏，有取名为田益之（或田义之）的，是其皈依天师道的标志。据《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七载：西阳地区有南北仙居山、仙井山，皆因曾有仙人居住而得名。还有仙人庙，“相传晋时抱朴子曾宰乐安县，人户馑厄，济之以丹，至今祭祀”。乐安县的谷河水俗称仙居水，唐天宝年间特取名仙居县。这些都是魏晋时期道教传播的遗迹。

^① 《南齐书·州郡志》雍州条。

三、张昌起义与道教

西晋太安二年（303）义阳蛮张昌的起义，亦与道教有关。有关张昌起义事，论述颇丰，我们特提出以下四点讨论。

（一）西晋统治者说张昌部众“犬羊万计”（引文见《晋书》卷一百《张昌传》，下同）。“犬羊”是魏晋时期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诬称，东晋庾阐《为庾稚恭檄蜀文》就有“使三巴之民，制于犬羊之群”之语^①，《晋书》卷一百一十六《姚苌载记》称“苻登藉乌合犬羊”，文中“犬羊”皆指少数民族。张昌起义的原因是出任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的新野王司马歆在荆州“为政严刻，蛮夷并怨”^②，故张昌起义后，兵锋直指襄阳，诛除元凶司马歆。张昌起义后，“江沔间一时森起”，江沔间是蛮族聚居地，说明张昌起义是以蛮族为主体发动的一次起义。

（二）张昌部众“皆以绛科头，攒之以毛”，“绛头毛面”。“绛头”为五斗米道标识，东汉交州刺史张津就“常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③。“毛面”是当时南方蛮族习俗，据民族学者考证：所谓“毛面”，即用黄土抹面，蛮族“毛面”是防蚊虫叮咬^④。而早期道教的涂炭斋法，就是蛮族“毛面”的方法，北周甄鸾《笑道论》就攻击三张“涂炭斋者，黄土泥面，驴辗泥中”。释道宣《二教论·服法非老》“苦妄度厄”条注亦说：“涂炭斋，事起张鲁，驴辗泥中，黄土涂面，摘头悬柳，埏埴使熟。”北周《无上秘要》亦载有涂炭斋品。

（三）张昌起义建元“神凤”，以凤凰作为年号。《晋书》卷五十八《周访附子抚传》说：
太和中蜀盗李金银、广汉妖贼李弘并聚众为寇，伪称李势子，当以圣道王，年号凤凰。

这是东晋时蜀中道教徒的一次暴动，其年号亦为凤凰。凤凰作为一种祥瑞，大抵和道教有关。《老君音诵诫经》说老君出世之时：

仙人玉女，輶车侍从；钟鼓音乐，遍满虚空；百兽真徙，凤凰众鸟，翔于其上。

《太平广记》卷六十一王妙想条引《集仙录》载大仙降临黄庭观的情形：“千乘万骑，悬空而下，皆乘麒麟凤凰。”可见在道经中，凤凰出现，是有神仙降世的。张昌“于石岩中作宫殿，又于岩上织竹为鸟形，衣以五彩，聚肉于其傍，众鸟群集，诈云凤皇降”。在此前，张昌曾“造妖言云：‘当有圣人出。’”故此凤凰降临是与圣人出世相呼应的。这同道经中的凤凰、神仙降临何其相似！

（四）新野王司马歆上言晋廷称“妖贼张昌、刘尼妄称神圣”。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多称道教起义为“妖贼”。

我们根据道经和史籍中有限的资料，对“蛮族”中道教的传播作了一些极其粗略的考察。难免有错误，请读者指正。

① 《全晋文》卷三十八。

② 《晋书》卷三十八《扶风王骏附歆传》。

③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④ 陈默：《“毛面”及其来历》，《江汉论坛》1985年第11期。

道教与少数民族*

李勇刚

道教在其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不仅同外来的佛教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且与我国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及民间信仰相互渗透、相互糅合。由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诸侯吞并、水涝旱灾、地震瘟疫等各种主观和客观原因，道教已先后直接或间接地传播到壮、白、羌、彝、瑶、侗、苗、黎、京、仫佬、毛难、纳西、布依、土家等少数民族之中，对少数民族及其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风俗等领域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一、道教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道教的创立和发展皆与少数民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汉顺帝时，沛国（今江苏徐州）人张陵，以汉民族的原始宗教及民间信仰为基础，“并依据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①，在四川鹤鸣山创立了“五斗米道”。何以证明张陵所创五斗米道的依据是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呢？一是东汉末四川鹤鸣山一带，正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聚居与活动的地区，氐、羌、叟、濮、邛僰、摩沙、昆明等古代少数民族居住在这一带及附近地区。二是张陵、张衡、张鲁发展五斗米道道徒的主要方法是用符水咒语给人治病，这与少数民族的巫师为人治病时所采用的方法相类似。

由于上述这些古代少数民族“俗好巫鬼禁忌”（《后汉书·西南夷传》），加之五斗米道之中又含有一些与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相类似的内容，所以最初的道教徒中，有很多是少数民族。张陵为传布道教而设置的“二十四治”教团组织，绝大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道教徒与汉民族的道教徒在五斗米道的信仰上是平等的，他们也可以入道受箓^②，《晋书·李特传》载：“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竇人^③敬信巫觋，多往奉之。”巴郡五斗米道首领张修，《后汉书·灵帝纪》及注称之为“妖巫”或“巫人”。张鲁在汉中推行的五斗米道，《后汉书·刘焉传》和《三国志·魏志·张鲁传》中说“民夷信向”“民夷便乐”，足见当初少

* 本文原载《中国道教》1988年第3期，第51—55页。

① 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卷一，第135页。

② 见《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正一法文太上外箓仪》。

③ 秦汉时期湖南和四川少数民族所缴的一种赋税，后来也指这些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对道教信仰的情况。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为五斗米道的创立、发展提供了很重要的条件。

晋代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的李雄是道教徒，他是靠蜀中著名道士和世代掌握部曲的范长生的大力支持而雄踞一方的。永兴元年（304）李雄自称成都王后，乃拜请范长生为丞相，永兴二年（305）李雄在范长生的规劝下始自称皇帝，国号“成”，他“加范长生为天地太师，封西山侯，复其部曲不豫军征，租税一人入其家”（《晋书·李雄传》）。李雄在范长生的辅助下“简刊约法”，从而使其统治下的蜀内“事少役稀，百姓富贵，闾门不闭，无相侵盗”（《晋书·李雄传》）。因李雄所统治的地区多为“蛮人”，所以在李雄的统治下道教在许多的少数民族之中得到了很大的传播和发展。

西晋时道教已逐渐传到鲜卑族地区。公元386年，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人拓跋珪（道武帝）及其以后北魏的每一个皇帝，都信奉道教。《魏书·释老志》载：“太祖（拓跋珪）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天兴中，仪曹郎董谧因献《服食仙经》数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试服之，非其本心，多死无验。太祖又将修焉。太医周澹，苦其煎采之役，欲废其事。乃阴令妻货仙人博士张曜妾，得曜隐罪。曜惧死，因请辟谷。太祖许之，给曜资用，为造静堂于苑中，给洒扫民二家。而炼药之官，仍为不息。”《隋书·经籍志》中说：“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篆，如魏之旧。”太武帝拓跋焘还在平城（山西大同）大设天师道场，并“亲至道坛，受符篆”，尊嵩山道士寇谦之为国师，凡国家大事皆要征求寇谦之的意见，方才决定。由于道教得到了统治者的崇信和支持，因此道教便兴盛起来，《隋书·经籍志》中说：“自是道业大行。”

南北朝时（410—589），道教最大的发展是北魏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北魏时著名嵩山道士寇谦之对五斗米道进行了大量的改造，不仅结合了五斗米道与皇权之间的关系，而且使道教教义及组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使道教迅速地兴盛起来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这与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对道教的崇信及大力提倡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关于拓跋焘支持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的情况，《魏书》中有较详的记载，这里就不必去叙述了，只是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就是作为鲜卑族的北魏统治者之所以对道教极力地信奉和提倡，其中还有一定的政治原因。

二、道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及少数民族的道教信仰

道教很早以前就传入到土家族地区，东汉时的五斗米道便在“巴郡南郡蛮”地区流行一时。道教传入土家族地区以后，已同土家族的原始宗教、民间信仰互相渗透，融为一体。关于道教在土家族地区传播的情况及对土家族宗教信仰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从土老师（土家族巫师的汉语称谓）所挂的神像图和土家族人的生活习俗中看出：土老师挂的神像图的最上端为道教至尊无上的“三清”，“三清”之下为土地神，土地神之下才是土家族的三个祖神，再下中间为玉皇大帝、天地水三官、王母、神将、雷公、雷母，右为南斗六星之神，左为北斗七星之神。新中国成立以前，湘鄂川黔接壤的土家族地区，到处都有土地庙，土家族人过年要用猪蹄祭祀土地神。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土家族的一些农户要杀鸡，用酒、肉、粑粑、香蜡、钱纸去

祭祀土地神。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中人口最多的民族，道教在壮族地区也有着广泛的传播，对壮族的宗教信仰影响甚大。壮族是以信仰道教为主的一个少数民族。由于道教传入壮族地区以后已同壮族的原始宗教、民间信仰及佛教互相糅合，因此壮族地区的道教与汉族地区的正统道教有着很大的差异。壮族人称道教为“公道”，称为道者为“道公”“喃摸”；壮族地区的道公不出家，不吃素，忌食牛、狗肉，禁杀牲，可以成家立业，他们自称为“茅山道”。请道公打斋做众、祭鬼招魂、堪舆择日、谢土安龙、打醮消灾是壮族人日常宗教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壮族地区的村边路旁无不建有土地庙，各家堂屋正中一般都设有祖先神位，各村多设有祠堂。壮族人认为土地神是一方之主，为主管一方水、旱、虫灾、人畜、瘟疫诸类大灾大难之神，逢年过节或遇重大事情，人们都要到庙内跪拜土地神，每年开春要作“春祀”，求土地神保佑当年风调雨顺、人畜平安，秋季则要“还愿”酬神，感谢土地神的保佑，祈愿明年再得神灵显圣。每当村民进山打猎之前，则要杀鸡祭山，以求山神庇佑，为的是避免在打猎过程中造成伤亡事件。天气久旱不雨则要祈水神，为了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壮族人每年都要到“龙王庙”或“龙母庙”内祭祀龙神。

道教与毛难族的宗教信仰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对毛难族的原始宗教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是因为道教与毛难族原始宗教有着许多共同点，二者容易互相吸收、互相结合。从前每逢大旱，毛难族人则要由乡绅出面征集钱粮，买水牛、香纸等供品，随巫师到当地的龙王庙内或深潭旁烧香焚纸，祭龙王以求降雨。每年的除夕或前数天毛难族人要到土地庙内祭祀土地神，同时举行预祝丰收活动，意思是祈求来年五谷丰登。毛难族老人病死了要请道士念经打斋，为亡人超度。

道教自唐宋以来已逐渐传入布依族地区，对布依族社会的影响很大。布依族人每年的六月六都要杀鸡宰猪，举行祭祀社神仪式，祈求人畜兴旺、五谷丰登。老人去世，出殡安葬时要请巫师或道士念“开路经”。丧葬仪式的主持者，也多为道士（亦有一些地区是由巫师为之）。布依族人的婚丧仪式、祭祀节日之中无不混有道教信仰的成分。

白族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同时也是一个以信仰“本主”为主的崇拜多神的民族。白族的本主崇拜在其传播过程中受到许多外来宗教的影响，特别是道教与佛教的影响，尤其是以道教的影响为最深。白族中的许多巫师自称师承道教，称他们的祖师为“白骨真人”。传说太上老君曾将其徒分配到三十六行业之中，分别当三十六行业的祖师，其中有一个没有分着，气死后化为白骨，太上老君喷其一口水，白骨复生，太上老君即让其做了巫师。道教的玉皇大帝已成了白族人民的普遍信仰，被他们奉为最高主宰之神。新中国成立以前白族地区的农村几乎都建有文昌宫和玉皇阁，白族人每年还要大庆文昌帝君和玉皇大帝的诞辰。明代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便设有专门管理道教事务的组织“道纪司”“道会司”。

仫佬族原是一个信奉多神教的民族，由于道教的不断传入，使仫佬族后来逐渐转变成为一个以信仰道教为主的民族。仫佬族人人畜生病或遇自然灾害，大都要请道士来求神禳鬼。仫佬族人信奉的神很多，几乎每家的厅堂后侧的神楼上都供奉着祖先、灶王和土地，日常生活中还信奉社王、雷王、婆王（亦称“圣母”）、三界、牛王、陈都、欧都、何都、女娲、伏羲、七里英王、梁吴二帝、白马娘娘、刘猛大将军等许多神。对于这些神的作用和所主管的事务，仫佬

人的认识同道教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伏羲、女娲是人类的始祖神，主管天下事务；社王、土地是村社的主宰神，主管村寨的一切事务；灶王是火灶之神……

瑶族也是主要信仰道教的少数民族之一，但瑶族的道教信仰又有着十分鲜明的本民族特点。我国云南红河州的金平、河口和西双版纳的勐腊地区的瑶族，长期以信奉道教为主。道教的元始天尊、道德天尊、玉皇大帝、北极紫微等神，被广东的瑶族吸收到本民族之中，作为自己崇拜的最高尊神。瑶族人信奉的神很多，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道教之神，如三清、三元、盘古、城隍、神农、真武、灶王、张天师、雷王等。云南文山州麻栗坡瑶族信奉的奔翁（盘古）、单龙（神龙）、里宏（社皇）、赵翁（灶君）皆是由道教逐渐演化而来的，道教诸神与瑶族原有的众多之神构成了瑶族社会的神团系统。我国广西十万大山地区的每个瑶族村寨都有师公、道公，他们都信奉道教，尊道教神为最高神，认为信仰道教不仅可以消灾得福，而且还能驱邪治病。拜师受戒入道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习俗，未受戒入道的人不但得不到人们的尊敬，而且也无权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师公、道公是这一地区瑶族各种主要宗教活动的主持者，他们分别尊道教的三元、三清为最高祖师神，所诵的经书也多为变形的道教经典。这里的瑶族人畜生病、老人病故，皆要请他们打斋修醮、跳神还愿、超度亡灵^①。

除上述受道教影响较深的壮、白、瑶、土家、毛难、布依、仫佬族之外，在黎、京、彝、侗、阿昌、纳西等少数民族地区，道教也有一定的传播和影响。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东南的巍宝山，是彝族群众心目中的“圣地”，也是滇南道教的名山，相传为南诏开国之君细奴逻耕牧的地方，山上的巡山殿是祭祀细奴逻的庙宇，为彝族本主祖庙。山上除巡山殿之外，还建有老君殿、斗姆宫、道元宫、玉皇阁等二十余座道教宫观。传说老子曾在这里“点化”过细奴逻，并封其为地上最高的土主神。这个传说虽然不能作为事实根据，但它却反映了道教与彝族人民的信仰关系，表明了道教与彝族的宗教信仰是互相融合的。道教在部分的黎族中也有一定的传播，海南岛的黎族村寨大都建有土地庙，美孚黎的各个房姓均建立了“鬼屋”（祠堂），这是受道教影响后而形成的。我国云南丽江地区的纳西族也主要信仰道教。

三、道教对少数民族的影响

道教对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均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西南与中南地区。我国“广西少数民族，除了回族大多信仰伊斯兰教以外，都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以道教的影响最大，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的人数不多”^②。因为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中人口最多的壮族聚居地区，而壮族是一个受道教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所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以道教的影响为最大。被誉为祖国多民族缩影的云南省，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省份。我国目前有五十个少数民族^③，而云南省境内就多达二十四个民族，占全国少数民族总数的40%。这些少数民族以小块聚居、大片杂居的方式分布在这块38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① 张有隽：《十万大山瑶族的道教信仰》，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民族研究集刊》1985年第2期。

② 广西民族学院编印：《民族研究论文集》，1986年，第72页。

③ 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统计。